



香云)为师,先后在成都华瀛大舞台、三益公演出,当时在成都也已经小有名气了,她当时演出的时装戏被《蜀伶选粹》一书称赞为“道艺双绝”,评论她的时装戏是“清歌妙舞”“独具匠心”,称她的唱腔是“珠落玉盘”、“绕梁流水”。1949年成都解放以后,她在成都市三益公会演出的蜀风川剧团。当时的军管会接管了这个川剧团,改名成都市实验川剧院,廖静秋就一直在这个川剧院工作。成都刚解放的时候廖静秋积极响应党的“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改政策,参演多个解放区带来的及剧院创编的剧目,演出了《小二黑结婚》《一贯害人道》《皇帝与妓女》《人民的死敌》《红杜鹃》这些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代表剧目有《杜十娘》《王昭君》《貂蝉》《思凡》《贵妃醉酒》《梁红玉》《挡枪》等等,她的嗓音比较清细,圆润新巧、婉转

谈川剧演员廖静秋

——川剧口述历史记忆之林捷专访

何文静 整理

1951年到1952年,廖静秋参加了西南区的戏曲会演,在准备参加全国的戏曲会演时她已经怀孕了,所以“第一次全国戏曲会演”她就没有去演出。廖静秋回家以后就生了小孩,结果发现了子宫癌,就动了手术,当时成都市对她的病很重视,花了很多外汇,买了很多药,给她看病。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上,著名的作家李劫人、沙汀、巴金给人民代表大会写了个提案,希望把廖静秋的拿手戏记录下来,传于后世。人大会议以后,这个提案就转到国务院和文化

部,文化部决定给廖静秋拍一个戏曲片,记录她的《杜十娘》和《思凡》,并让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这个电影,当时周总理还指示要用进口的彩色片给她拍摄。

1956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就接到通知,让川剧团到北京拍电影,我们的《杜十娘》剧组由我带队到了北京。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当时的市长李宗林指示,拍电影以后我们要进行全国性的巡回演出。李宗林曾经当过山西临县的县委书记,在新疆被关了好多年,日本人投降以后释放政治犯,他就到了延安,辗转到了临县。他是老党员,1925年入党的,他就决定了借拍电影这个东风,开始全国性的巡回演出。对于这次巡回演出,李宗林提出在成都家里的同志准备巡回演出的剧目,然后和我们拍完电影的队伍汇到一块儿在北京演出,当时他就提出:这

次巡回演出的目的是向全国其他剧团学习,开阔眼界,锻炼身体,扩大川剧的影响,推动四川戏曲的发展。在剧目上,他提出了一个办法:“多中捞末”,即是从较多的剧目中选择几个较好的剧目。

我们川剧团准备了30个剧目。这些剧目里有我们平常演出的保留剧目,比如:《杜十娘》《金霞配》《穆桂英》;还有一部分是1955年剧目鉴定出来的川剧传统剧本,比如:《拉郎配》《一鞋鞋》《耐冬花》《萝卜园》;还有李明璋新改编、创作的剧目《谭记儿》。

因为要拍电影,成都市川剧团和省川剧院抽调了袁玉莹、周企何、阳友鹤等优秀演员参加,还有一帮原来我们剧团在省川剧院乐队上的同志一起参加电影拍摄。我们去了北京,开会研究以后决定拍摄廖静秋的《杜十娘》,如果拍完《杜十娘》后胶片够、有时间的话,再拍摄《思凡》,一共就这两个戏。

龚兆麟其人其艺

刘兴明

“老顽童”龚兆麟生于1881年,四川蓬溪县人。幼读私塾,后被人贩子卖至下川东“运仙科社”拜武丑陈九龄为师习艺,在基本功和武功方面初奠基础。入班三月后,老师即排了《白猿盗桃》《西羌播》《双打店》等武戏让其演出,龚出场毫不逊色,受到师生肯定和鼓励。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的磨练,他于闯荡江湖的搭班献艺中,先后又参师名净赵四麻子、曾猴子 and 名丑孙高扬等学“纵步”“爬杠”“打叉”“夹柱头”等高难度绝活,苦练上、中、下三种矮身法和“飞褶子”“耍飘带”“耍扇”“提官衣”等整套花戏。由于他遍访名师,勤学苦练,刻苦钻研,至20岁时,已练成一身本领,且文武兼备,嗓音特好,在小川北一带颇有声誉。但他深知艺无止境,在以后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仍坚持见好就学。如川北名丑罗贵廷(艺名元根萝卜)的看家戏《白罗帕》《药茶计》,钟门燕的《黄沙渡》,段兴富的《竹林戏》《游神池》,王毛货的《四川图》等,他都一一继承了下来。

龚兆麟在武功上有很多绝活特技。如演《白猿盗桃》时,他从三张桌上倒提下地如钉钉板,且无一点响声;演《偷鸡吊毛》时,能将头顶一小撮毛根吊在梁上,全身悬空,脱下又穿上九件衣裤;演《扯符吊打》时,能做“鸭儿凫水”“观音坐莲”“吊后颈项”等。他在平时的演出中,翻筋斗、打把子,均以轻快利落著称。更擅演《活捉三郎》《杀霸王》《小放牛》《春花奔雪》,及老旦戏《钓金龟》《杀狗》《荷花走雪》等。

《活捉三郎》是龚从川北名丑孙高扬处学来的,又根据自身的条件有所发展。他饰张文远,头戴高方巾,内穿青黑褶子,外套红褶子,着粉底靴,开门会借妓时,张受惊,双脚后跃蹲椅,后又登椅背顶端,独立起腿作“探海式”视

觉,脚掌随视线在椅背上旋转。当听出是鬼魅声时,顿觉毛骨悚然,收式,翻袖,身子上跃“飞跌子”下落椅中,屈膝蹲着,用颤抖的双手指着问:“你、你、你莫非是借妓吗?”“阎婆:“奴家正是。”“张刚:“哎呀”一声,反手抓着椅背,仰翻于椅后,举起椅子,踢起褶子,前后翻分别飞翔,屈膝蹒跚旋转……把张文远这个道德沦丧的小人表演得栩栩如生。

龚兆麟79岁时,应邀参加1960年在成都举办的四川省川剧名老艺人示范演出大会,与“叙泸州”名旦玉惠珍联袂于首场演出《活捉三郎》可谓宝刀不老,唯做佳音。既配合默契,又着力表演,共同完成了“燃炮灭烛”“飞褶子”“抛椅子”“提把子”“矮身法”等高难动作和绝活表演,现场彩声四起,掌声雷动。后又主演了《杀霸王》《小放牛》,配演了《战船图》(饰蒋干)《醉写》(饰高力士),所呈现的“四功”“五法”,十分到位。令人真有“返老还童”之感,一时“老顽童”的声誉响彻川内

外。旧时,龚兆麟多在川东北和川南城乡搭班献艺。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富顺县川剧团工作。由于他对川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曾多次被选为县人大代表,196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7年逝世于“文革”之“横扫”中。

像这种拒绝“谢幕”的例子,在前辈艺人们中,也不是绝无仅有。像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在平时日常演出中,就曾在台口竖起木牌,写有“谢绝谢幕”的字样,以表示自己已的态度。

其实,我国过去的戏剧演出,本来就没什么“谢幕”的习俗。这种风气,原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不过,在国外不叫“谢幕”,而称“叫帘”。英文写作call the curtain,就是说,观众对于这个剧目与演员的演出非常满意,热烈鼓掌,表示谢意。请演员们上台,看看观众们致敬的情景。

民国初期,梅兰芳在北京演出时,常有外国观众去看演出。散场时,总有几次“叫帘”。久而久之,这样的形式就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了。不过大家将“叫帘”称为“谢幕”。变成了演员向观众致谢。这样一来,意义就反了。也就难怪有些前辈演员,对此产生反感,有了抵触情绪。当然,无论是“谢幕”还是“叫帘”,都代表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尊重与敬意,只要双方都能理解,相互认同,那也就不必过于去追究、计较与咬文嚼字了!

戏曲是一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样式,其虚拟化的表现方法、程式化的艺术手段、韵律化的舞台节奏、意象化的形象系统是它的主要本体特征。川剧作为中国戏曲文化和巴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长期以来汲取着巴蜀传统文化的营养,浸润着中国戏曲文化的精髓,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含蓄、空灵之美。而这种含蓄、空灵的演绎方式所展现的艺术内涵,正是戏曲艺术最基本的审美特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演员的举手投足、唱念做打都能表达大于舞台真实的生活内涵,常能以简带繁、以少胜多,写意传神,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常常通过表演的诱导,使观众参与到戏剧创作之中,收到无中生有或虚中见实的奇效。

继承和弘扬戏曲表演的空灵之美

戏曲艺术审美特征 王娟

川剧在这方面所进行艺术创造,堪称典范。如川剧《射雕》中,侯门小姐耶律含嫣与嫂子去赶庙会,途中偶遇射雕少年花云,二人互生好感,四目相对,情愫油然而生。嫂子用捏指和食指先从耶律含嫣眼中牵出一根情丝,再从花云眼中牵出一根情丝,然后两条情丝挽成一个结,往返拉拽,二人随着两条虚拟“线”的拉动同时前后摇晃,直至嫂子用食指将“线”结弹开,二人方才从痴迷中猛醒过来。这一段表演长达三分钟,形象地刻画出了一对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的痴迷之状。虽然眼线是虚拟的,但观众却能通过自己的想象,使其虚中见实。又如川剧《别洞观景》中白鹤出场的表演,白鹤背身侧步出场,到舞台中央后转身,两手向上掏翎子亮相,运用川剧“跷步”轻盈地上走“船”头,看到凡间美景感到无限喜悦,不禁唱道:“站在船头观景秀,千红万紫满神州”,同时两手掏翎子,右手将右边翎子环绕上举,左手绕左侧翎子向左边方伸出,眼神随着左手看向前方,忍不住快步向前观看迷人的景色,放开翎子轻快地唱道“侍儿轻摇,船儿慢慢走,好让流水送行舟”,两手再次掏翎子,两脚垫起,膝盖弯曲,身体上下起伏,表现出水上行舟,随波荡漾的感觉,把白鹤仙姑海阔天空任意遨游的喜悦心情充分展现出来,将其活泼、天真的少女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戏曲的意象之中,常常蕴含着一种超越表象的意境,它是潜藏于表象中的精神升华,能将人们的美体验和人生感悟引向一种更高远的境界。如莆仙戏《踏伞行》,舞台设计简洁雅致,只有一桌二椅,有几场基本是空台。荒野相遇,一门之隔的两间房屋以及雨中行船等,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景随人移”,从而在空旷的舞台上构建出不同的舞台空间。灯光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内心的起伏而变化,整出戏古朴中透着现代,典雅中显出动感,富有诗意。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将古人的语境和今人的思考相融合,成功地演绎了一个以现代小说为素材编创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剧目一开场就让人感觉到浓浓的古意,由四个侍女踩着小碎步,提着写着“七子班”的灯笼上场,展示了梨园戏曲的古典韵味,而一些诙谐的台词,如“拉闸停电”等,又具有现代感,通俗易懂。整出戏舞台简洁雅致,给演员提供了充分的表演空间,人物内心的变化、故事情节的发展,都通过演员的表演——展现,例如“登楼夜窥”一出,董生爬墙窥探,李氏由哀怨不幸到心生情愫的变化,都是通过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得以呈现,完美体现了戏曲艺术虚拟性、意象性的审美特征。

戏曲是“摹情写意”的艺术,川剧《死水微澜》所产生的震撼力就在于它在演绎邓么姑的爱情微澜的同时也写出了民族意识觉醒的微澜,将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动荡的危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意境与意象的高度统一。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以石匠一家的故事为切入点,来表现人民创造历史、人民英雄来自人民、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人民而塑的主题。在表现形式上多处运用戏曲表演程式,对戏曲现代戏与传统戏程式的融合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通过武功的展示来表现雕工们的雕刻技艺,十分巧妙。结尾部分用多媒体呈现简笔画的战斗场景,显示主人公脑海里的画面是演员唱词的延生和外化,亦可圈可点。

戏曲舞台艺术的意象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长期浸润,它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摹象戏剧的根本原因。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需要根植于戏曲本体特征,在传承戏曲传统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才能培育独具魅力的绚丽之花。

川剧與觀衆

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编印

主编:杜建华 郭勇 副主编:熊英 编辑部主任:林琳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号:川 BX 01-018 号

2021

2月

总第344期

第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新时代川剧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蓉召开

2020年12月3日,四川省川剧院举办的“新时代川剧艺术创新和发展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王琼,省文旅厅艺术处处长徐红,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中国文联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谦,山西省剧协主席、太原晋剧院院长谢涛,中国戏曲表演表演学会会长黎继德,中国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康续华等省外戏剧专家以及严福昌、陈智林、查丽芳、廖全京、杜建华、刘宁、陈淳、丁鸣、陈巧茹等省内戏剧界、学者及表演艺术家。四川省川剧院院长刘爱对大家对川剧、对四川省川剧院的关心和厚爱表

示由衷感谢。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嘉宾纷纷为川剧的守正创新建言献策,共同探讨川剧未来和四川省川剧院的发展,思索如何促进剧院发展,更好地传承巴蜀文脉,彰显新时代川剧艺术魅力。会议最后,王琼副厅长总结到:第一,川剧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尤其是最近团办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院团的42号文件,从剧本到人才培养,甚至到剧场,一团一策,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第二,四川省川剧院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守正创新,守住根脉。刘爱院长为大家为川剧建言献策表示感谢,并表示会认真梳理和吸收建议,以指导和实践下一步工作。

川剧《江姐》唱响荆楚舞台

1月9日,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第二届荆楚名团聚江城作品,为武汉加油,为武汉鼓劲,我通过今天的演出亲自向武汉的观众们送上问候和温暖。”沈铁梅、朱世慧、刘子超等10余位戏曲名家组成华丽演出阵容,上演了一台多剧种、高规格的荆楚戏曲演唱会。

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作为特邀嘉宾压轴献唱了川剧《江姐》选段,她的唱腔美妙而婉转、高亢昂扬、荡气回肠,带给观众强烈的艺术震撼,全场观众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演出间隙,

在接受《湖北之声》记者采访时,沈铁梅欣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她表示:“在疫情防控最艰难时刻,我们创作了几部抗疫作品,希望通过今天的演出亲自向武汉的观众们送上问候和温暖。”她还说到:戏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争取年轻人至关重要,要用创新的方式走近年轻人、走近观众,要尝试多用年轻人接受艺术的方式去吸引他们,争取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采访尾声,沈铁梅院长向湖北来汉的朋友们送上祝福,祝愿他们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健康平安。

经典川剧《易胆大》复排启动

为全面落实党组的工作部署,自贡市川剧艺术中心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传承发展“资阳河流域川剧艺术”,坚持并弘扬“出人、出戏、走正路、出精品”的团建方针,搭建青年川剧人才的创作平台,提供青年演员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建立好传承机制,经艺术中心班子研究后,正式启动传承传奇川剧《易胆大》复排计划,此次复排将建立三组人员队伍,在恢复排演2010年魏明伦先生从艺60周年版本的同时,推出青春版《易胆大》。

《易胆大》的音乐设计、原自贡川剧团团长廖忠荣介绍说,《易胆大》更是充分发挥了川剧多声腔的优势,高、昆、胡、弹、灯融汇其中又各具特色,一改过去一段唱腔一个曲牌,一台剧目一种声腔的传统,多种唱腔融合,符合现代听觉审美的意境,既保留了传统川剧的唱腔,又具有一定的时尚性。编剧兼艺术顾问魏明伦说:“我想表现弱势在强压下的挣扎,流浪艺人的悲惨遭遇,他们小小的胜利斗不过黑暗势力,我希望用‘乐极生悲’来将悲剧的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

沈铁梅《艺术公益大讲堂》演讲登上学习强国

近日,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联合光明网制作并推出《艺术公益大讲堂》系列视频节目。

《艺术公益大讲堂》旨在凝聚文艺名家共同开展网络艺术优质资源共享和知识普及,创新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打造适应互联网时代艺术传播规律的网络公益精品节目。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铁梅在艺术公益大讲堂第二季七期演讲被推送到学习强国APP专辑。

(重庆市川剧院)

石勇书记到民营川剧团调研

2021年1月19日下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党委书记石勇,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杜建华会长一行,专程来到正在成都成华区演出的三花川剧团现场实地考察调研。三花川剧团以三位女演员为核心成员,是成都地区民营川剧团中有较大影响的民营剧团。石勇书记表示,近期将到更多的民营剧团中深入调研,了解情况,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线上线下演出平台,为民营川剧团提供服务。

们反应: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演出受到限制,观众减少,售票入不敷出,剧团生存遇到困难,但是她们任然要专程来到正在成都成华区演出的三花川剧团现场实地考察调研。三花川剧团以三位女演员为核心成员,是成都地区民营川剧团中有较大影响的民营剧团。石勇书记表示,近期将到更多的民营剧团中深入调研,了解情况,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线上线下演出平台,为民营川剧团提供服务。

(曾浩月)

洪显松、张晓兵入选文旅部百名优秀戏曲专业专兼职教师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通报表扬100名优秀戏曲专业专兼职教师,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教师洪显松、张晓兵榜上有名。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本次通报表扬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展,涵盖老中青三代教师,他们扎根教学一线,具有高尚的师德师风、精湛的专业技艺、优秀的教学能力和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果,为戏曲专业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广大艺术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文化和旅游部要求:要大

宣传选教师先进事迹,总结、推广入选教师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典型经验,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对入选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加大对入选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和待遇保障力度,推动队伍可持续发展。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文旅部也希望获通报表扬的教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珍惜荣誉,勇担重任,有新人、兴文化,共同推动我国戏曲事业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苇)

川剧《烈火中永生》建组会举行

2021年1月10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为建党100周年创作的重点剧目《烈火中永生》在剧院排练厅召开建组会,会议由剧院行政负责人陈巧茹主持,该剧主创及剧组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陈巧茹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该剧的创作背景、主创团队、角色安排等。为展示剧院的人才队伍和艺术实力,主要角色均设置AB组演员。剧本改编,一级编剧张勇介绍了剧本改编经历和主要内容。新版《烈火中永生》是根据原川剧剧本《红岩》《许云峰》和《江姐》改编之作,重点在于推出英雄群像,剧中每个人物都可以找到真实的原型。特聘导演周龙说:将本着“尊戏

新编川剧《医·生》成功上演

1月9-10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着力打造的新年开年新戏——《医·生》在新闻剧场成功上演。这是一部以抗疫为主题,以剧院青年演创人员担纲创作演出的现代戏,由剧院青年编剧潘乃奇担任剧本创作。为保证这部戏的舞台品质,剧院特邀著名导演伍坦担任总导演,周玉担任作曲及指挥。

安排了两组演员轮换演出,1月9日的首演由青年演员文冬领衔主演,王裕仁、吴曼婷主演;1月10日由王裕仁领衔主演,邓方园、魏榕主演。“伊生”和“无常”两位男主一正一邪、一实一鬼、一实一虚,对手戏看点十足。王华茂、杨宗桔、周礼兵、王耀超等的精彩表演也可圈可点,现场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该剧主题曲——新创戏歌《莫负平生年》由梅花奖得主王超演唱,气韵贯通、悦耳动听。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川剧《死水微澜》走进洛带古镇

2020年12月5日下午2点,由四川省川剧院一级演员张燕携手川剧优秀演员谢章洪、黄强、邹宏、冯燕等演出的新经典川剧《死水微澜》在洛带古镇万年台上唱响。“川西平原一方土,土生土长邓么姑,朝夕漫游田间路,满怀春情望成都”,川腔一响,吸引了古镇上的居民和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文化惠民走基层,扎根群众演好戏。当天的洛带,室外温度只有7℃,万年台的广场上寒风凛冽,当锣鼓响起,台前幕后演职人员们便倾情投入演出,不畏严寒。台下的观众也被剧情吸引,忘记了寒冷。当大幕落下,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既是对精彩演出的肯定,也是对演职人员最温暖的鼓励!

抢救性保存川剧资料,传播川剧文化,为川剧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了解川剧的窗口,同时促进川剧在国内、国际的交流和传播。该项目是全国范围内较早结合新媒体技术,整合地方戏曲资源构建的戏曲数据库。川剧数据库的建立,对推动川剧艺术保存,促进川剧文化传播,传播川剧专业知识,扩大川剧受众群体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探索新的路径。



《中国川剧大数据库建设》项目进入调试阶段

近期,四川艺术基金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成都大学实施的《中国川剧大数据库建设》在成都启动。目前,该项目接受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委托专家组和工作人员的中期检查和监督,已进入调试阶段。

中国川剧大数据库建设是借助新媒体和网络技术,整合汇集川剧百年来的数据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史料、音像等,项目通过搭建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新型传播平台,

本版编辑 罗 英

李笑非，表演艺术家，川剧名丑。

1988年2月2日，笑非的儿子李耀武来到省委宣传部，告诉他们他的父亲生病，住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天，2月3日，我和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张仲炎副部长、文艺处朱丹枫处长去医院看望笑非。笑非说：腿不好，走路困难，治疗近半月，也不见效。我立即联想到李亚林。李亚林，原峨影电影制片厂导演。有一次，我和文艺处几位同志去看他，发现他拄着手杖在导演影片，当时感到他很敬业。不久，亚林去世。我与亚林夫人贺小书通话时，才知道亚林的腿不好，是大脑出问题导致的。

我把亚林的情况，告诉了笑非，提醒他要注意是否头部出了问题。检查头部，需要CT扫描。当时，成都只有陆军总医院有CT装置。

由仲炎、丹枫出面，与陆军总医院联系，再和耀武一起，把笑非送去做检查。结果在笑非的脑部，发现淤血。清除淤血，需要动手术。为了稳妥起见，张仲炎联系好四川省人民医院，再和丹枫、耀武一起，把笑非转送到省医院。除夕晚上，省医院的周教授，用了七个小时，为笑非动了脑部手术，清除了淤血。

究其发病原因，追溯至半月前。1月14日，川剧名丑周仝何仙逝。22日，笑非参加周仝遗体告别仪式。笑非的老师陈金波，是与周仝齐名的川剧四大名丑之一，笑非佩服和学习周仝的时间，并在周仝遭受“冷遇”的一段期间，关心周仝。两人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对于周仝何的突然逝世，笑非极为悲痛，一连若干天，沉默寡言，抑郁不安；与之同时，出现腿痛。周教授认为，笑非头部的淤血，是因为过度悲伤，脑血管裂缝所致。

2月21日，我和仲炎、丹枫，去省医院看望笑非，他喜笑颜开，

说手术成功，情况良好，走路也正常了。我们都很高兴。以后，笑非常说：省委宣传部救了他的命！

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也很关心笑非。2月22日，我收到张老传来的李耀武和李六乙给他的信。张老在信上用铅笔批示：“许川、李致同志：请转告有关单位予以尽可能医疗照顾。请办。张爱萍 2/8”我立即给张老回信，禀告以上情况，请他放心。

我和笑非，长期保持着友谊。他长居北京时，每年春节我都会收到他的贺卡，或听到他的祝贺电话。2008年12月10日，笑非写信给我说：“您在《四川戏剧》和《川剧与观众》写的文章我都读了，好得很。川剧人记住您的。”偶成回章，他也会邀我见面，有一次是在夏老夏阳家。

落叶归根，笑非在2019年初回到成都定居。当年5月16日，众多好友相聚，为笑非接风。笑非和妻子李耀武、王诚德、王定欧、杜建华、左清飞、周华峰、谢雪和曾浩月等人，先在我家里集合聊天，后去大蓉和聚餐，邓运佳从四川大学直接赶到餐厅。那天人多，我没有机会单独与笑非深谈，只感到他瘦了一些，但精神仍好。

2020年，因新冠肺炎宅家，重读了巴金的《随想录〈无题集〉》。巴老在《可怕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谈到笑非，他说见过不少的‘衙内’，‘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现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

8月4日，突然在手机上看到笑非仙逝，享年九十六岁。我为笑非离开人世，感到惋惜和悲痛！为了我们共同热爱的川剧事业，笑非兄，你们川剧奋斗终身；我也会为振兴川剧鼓与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2月21日，我和仲炎、丹枫，去省医院看望笑非，他喜笑颜开，

说手术成功，情况良好，走路也正常了。我们都很高兴。以后，笑非常说：省委宣传部救了他的命！

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也很关心笑非。2月22日，我收到张老传来的李耀武和李六乙给他的信。张老在信上用铅笔批示：“许川、李致同志：请转告有关单位予以尽可能医疗照顾。请办。张爱萍 2/8”我立即给张老回信，禀告以上情况，请他放心。

我和笑非，长期保持着友谊。他长居北京时，每年春节我都会收到他的贺卡，或听到他的祝贺电话。2008年12月10日，笑非写信给我说：“您在《四川戏剧》和《川剧与观众》写的文章我都读了，好得很。川剧人记住您的。”偶成回章，他也会邀我见面，有一次是在夏老夏阳家。

落叶归根，笑非在2019年初回到成都定居。当年5月16日，众多好友相聚，为笑非接风。笑非和妻子李耀武、王诚德、王定欧、杜建华、左清飞、周华峰、谢雪和曾浩月等人，先在我家里集合聊天，后去大蓉和聚餐，邓运佳从四川大学直接赶到餐厅。那天人多，我没有机会单独与笑非深谈，只感到他瘦了一些，但精神仍好。2020年，因新冠肺炎宅家，重读了巴金的《随想录〈无题集〉》。巴老在《可怕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谈到笑非，他说见过不少的‘衙内’，‘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现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8月4日，突然在手机上看到笑非仙逝，享年九十六岁。我为笑非离开人世，感到惋惜和悲痛！为了我们共同热爱的川剧事业，笑非兄，你们川剧奋斗终身；我也会为振兴川剧鼓与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的软景布。这块软景是对戏曲“守旧”传统形式的新处理。不仅起到视觉上装饰美观的作用，还突破守旧通景的问题，根据剧情进行变化创作。软景布采用麻绳编织的方式与草鞋的工艺如出一辙。处处点题呼应剧名。其后方采用半透明纱幕的二道幕，幕上有起伏的白色折线。实的折线、虚景的纱布搭配，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造型的观念——“留白”。对剧中崎岖高山的简练取舍，化山为线。剩下的幕影形象是虚象，是空白的。这也是线这一实象的延续。这两个部分成为这道幕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留白的巧妙对比，达到以虚做实，突出主体，强化视觉形象的作用。上升的折线还勾勒出本剧曲折中逐渐明朗的剧情发展。

二道幕后的阶梯装置也是本剧舞台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其一起到改变舞台平面缺少起伏的作用。其二平台、斜坡和阶梯等立体构件，可凭借其前低后高的坡度，使舞台空间结构富于变化，呈现出多个演出区域，找到了传统戏曲舞台与现代舞台设计的结合点。传统戏曲舞台上没有这些阶梯装置，不带有现代的隐喻和象征及设计跟戏本身的内在联系。传统砌末也有结构，它在表现山上下方的时候；在三面围合的结构下，有一个地方是半截的。站在演区前方的人表示山下的人，而站在后面桌上的人表示站在山上的人。这是遵循了与观众们约定俗

川剧与观众

五、小丑帝王

在中国传统戏曲里，以小丑饰演帝王的剧种，唯川剧独有。川戏诞生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土壤，巴山蜀水培育了川戏这株奇葩，川剧天然反映巴蜀老百姓毫不含糊的爱憎情怀。

川剧有哪些“小丑帝王”戏呢？如《奔月宫》的夏太康，《盖三宝》的殷付王，《烽火台》的周幽王，《鸳鸯坟》的宋康王，《吴越仇》的吴夫差，《闹齐天》的吴勾，《游桂林》的陈灵公，《游申池》的齐懿公，《竹林堂》的刘子业，《隋朝乱》的杨广等，不一而足。先听四位大臣的上朝诗：甲：朝鼓冬冬日坠西。乙：各人记到各人的。丙：倘若一下搞忘了。丁：啞起嘴巴放个屁。又听甲乙丙丁四位大臣的自报姓名：老夫云阳石，老夫鸡冠石，老夫豆腐石，老夫白活石。前三“石”不说，四川人一听“白活石”，不笑才怪。

再听皇帝夏太康出场念的“引子”：珍珠帘钩上倒挂，黄罗伞椽根把把。又听夏太康登上龙椅的“坐诗”：头戴飞王帽，身穿飞黄袍。坐在飞鸾殿，文武飞来朝。夏太康是个啥皇帝？四位大臣是个啥东西？我就不多说了。这个“设朝”，川戏内盘叫做“五排朝”。川戏的“五排朝”，仅此一戏，别无分店。因为“五排朝”要符合三条：一是从皇帝到大臣，包括两个跟班皇帝的太监都画小丑脸谱；二是台词可笑，身法指归亦可笑，主角、配角、群角的台步走得一颠一抖的；三是设朝议事可笑。夏太康看上了他的属国国主后羿的妃子戎女，也就是后来飞奔月宫的嫦娥，以雍州换戎女。设朝不是议君国大事，而是以一城换一女，何其荒唐可笑。

六、脸谱脸谱，是人物艺术造型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型，又是设计剧中人物的整体表演不可缺乏的有机组合。脸谱从生活来，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以展示剧中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川戏舞台艺术刻画人物创作手段之一。脸谱，顾名思义，既然有谱，便是在脸上随意作画，胡乱乱描，而是有道理，有目的，有规矩。

比如川戏的包公脸谱，要画“文房四宝”中的笔、砚、笔架以及红日、月牙。显示包公是文曲星下凡，日管阳，夜管阴。现在有的脸戏艺友只画月牙，“跟到洋人造反”，丢掉了川戏传统。若认为过于繁琐，可省弃笔、砚，保留笔架。但，表

示太阳的红点是万万不可少的。再如川戏的霸王脸谱，眼部要画重瞳，额部要画七星。重瞳，就是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中国史上记载有8个异人：仓颉、虞舜、重耳、吕光、高洋、鱼俱罗、李煜，西楚霸王项羽是其中之一。

现在有的花脸演霸王，也不画重瞳，更不画七星，还不戴陶盔而跟到别的剧种戴黑扎，靠子也取掉了靠旗，就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霸王，还是“跟到洋人造反”。霸王的脸谱，有书可查，有史可考；额上七星，显示霸王有移星转斗之志，这是川戏前辈们人根据其人物的性格而独创。“端起金饭碗讨口”，丢掉传统，何苦当败家子哟！

包公、霸王脸谱属有我异，还是谈我有人无仅为川剧独有的霸儿脸。霸儿脸，即是半节脸。有红霸儿脸、黑霸儿脸、鸳鸯霸儿脸、金色霸儿脸。这里仅说金色霸儿脸。

用金色霸儿脸的，还是个女性角色，是谁呢？一说都知道，她就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源自中国古典名著、马致远的《破窑梦孤雁汉宫秋》的川戏传统名剧、全本《汉贞烈》(也叫《汉宫秋》)。全本，多年不见于舞台了。其中能独立演出的《采果拜寿》《描容》《别宫》《活捉毛延寿》《活捉管箱》也看不到了。近年来演过的有《奔番》《出北塞》《昭君坐舟》《文林庙》，当然是据我所见。我说的王昭君画金色霸儿脸，就出在《活捉毛延寿》《活捉管箱》。

王昭君在文林庙祭奠文林公主后投黑河殉节。玉帝垂怜，封昭君为盖国圣母。王昭君在《活捉毛延寿》《活捉管箱》的造型十分特殊：头戴加天花板的耳鬓纹，盔上横搭大红线子，穿女儿蟒，围云肩，腰系玉带，穿白色花裙，足登男式青靴，手持象牙朝笏；面部勾画冲天，着色重展示王昭君生烈性子，死而为神。鬼魂与神像集于一身，烈女气质与神威严严融于一身。

诸位一定会问：既谈川剧“独有”，为何不将“变脸”列入“变脸”，以前是川剧独有。奈何，现时而今眼目下，已经滥了行市，说好听的，已经普及，现时非我独有。不过，祖师爷还是川剧。而且，大家常见的“变脸”非变脸的全部，川剧还有七种的变脸手法，这里就不详说了。我讲述了以上六点川剧“独有”的，以前是，现在还是，今后可能仍然是！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本版编辑 熊英 实习编辑 康雪梅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川剧信息荟萃

观众知心朋友

传承文化遗产

推进川剧振兴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川剧与观众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火把剧团今何在？

梁昭